

如果有雪花飘落，有腊梅花开，有脊瓦上的霜花，还有一池的冰花，青州偶园里的“冬”石，一定会跟我寒暄。到那时，与我耳鬓厮磨的文字也会与它擦出人间情暖的火花。

爱上“冬”石，便是治愈我冬天里的温暖。

“冬”石是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、太子太傅冯溥收藏的四季太湖石之一，石身青色，其质细腻而光滑，因常年日晒风化，略显得灰白。据中国观赏石协会专家们鉴赏，此石形跳脱舒展，充满韵律，仿佛跳跃的音符，酷似行草书体的“冬”字，是文化与自然的妙缘结晶。草书有行云流水之美，交笔起讫分明。这尊太湖石上端厚重，从左侧赏之，如草书的落笔逆锋入；中端宽厚，如锋在画中延细，虚、柔结合；下端窄小，但有草书起笔的韧性之美。

我对偶园奇石的钟爱，起源于初夏时节，单位安排我整理奇石文化资料，并给每尊奇石写出简介。于是，我和周公拿着图纸，比对着中国观赏石协会提供的资料，满园子寻找冯溥的藏石。

夏日植物生长茂盛，我扯断攀附在奇石上的藤蔓，抚摸着石身，从洞孔里窥探几缕斜阳跳跃的样子，在万籁俱寂的园林中，我仿佛置身于唐代寒山的《诗三百首》里，“凡读我诗者，心中须护净”。

我用指尖去触摸每尊奇石，以心灵与它共语；用笔墨去抒写它的情怀，去读它的古今往昔。特别是“冬”石，它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跳跃性和愉悦性。古有名句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跟它来个贴心的交流。如果你足够静心，站在它的身旁，仿佛能听到声声沁入心底的呢喃。

从这开始，无论花开漫漫或金叶纷飞，还是阴雨袅袅或白雪皑皑，我都要来看一看它的样子，听一听它的心声。

夏日，莲池南岸绿荫遮日，一缕缕荷香摇动着碧水萦绕两岸，打落在奇石上。上午8时的光线很弱，它吝啬地从枝桠间塞进几缕薄薄的光束，林间瞬间变得如梦如幻。借着几声鸟鸣，临立在“冬”石旁，望着池水的林影，豁然于唐代皇甫曾的“漾漾带山光，澄澄倒林影。那知石上喧，却忆山中静”。

“冬”石位于偶园云镜阁北邻，莲池北岸。云镜阁原建于冯珩的怡园中，堂弟冯瑗与他登阁一览美景，故为阁取名并作有《云镜阁记》。《云镜阁记》全文如下：(余)岩栖日久，每入郡城辄违鹿豕之性。偶登家季园阁，顾瞻林壑，恍若素交，一丈闲愁，顿减三尺。南眺云门如悬玉，照于树梢之上，空翠欲流，光染栏槛。因举酒酹阁曰：“号尔‘云镜’可乎？”家季解阁意，代应之曰：“然。”遂名之。

后来，冯珩之孙冯溥在整建偶园时将云镜阁划归园中。此阁延续至清末，现在已不见其原迹。或许是因有明朝时期的云镜阁之故，让秋日的“冬”石显得更有情趣。特别是秋雨绵绵的日子，听着雨丝轻拂绿水，望着云雾穿过云镜阁，又从“冬”石的石孔中进进出出，恍如身处人间仙境之中。倘若有琴声相伴，琴瑟在御，岁月静好，正是觅得的佳境所在。

清朝时期的青州，还是一座府城。冯溥当年收集“春”“夏”“秋”“冬”四石，一定是蕴含着深厚的寓意，要不他怎么会费心、费力去寻得呢？后人把这四石归纳为崇尚自然系列。如今，能够拥有一片洁净的天地是人人追求的目标，而偶园就是一座天然氧吧一样的园林。有一天，我在集雅山房陈涛老师的工作室里欣赏他的藏石，他说：“偶园的奇石之所以多年来一直很干净，那是因为偶园里的空气好。如果一块石头常年在空气不洁净的地方，石身上就会留下一些褐色或黄色等污浊的杂痕。”

我一直觉得“冬”石在白雪皑皑的日子里，或者冬日里，更彰显其独特之处。特意盼着下雪后，再去写它温柔的一面。前几天，看到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几张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拍摄“冬”石的照片。我无意之中在他的图片下面留了一句，很希望看到雪后“冬”石的样子。

下雪后的第二天一早，朋友发给了我十几张雪中“冬”石的照片。那是一张张铺满洁白雪花照片，没有留下任何飞鸟人曾踏过的脚印。

我满怀感激地给朋友打电话致谢，他说自己也很喜欢“冬”石，此石看上去很敦厚，就像一个人的品格一样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

那知石上喧

□文图

迟玉红



青州偶园「冬」石

此时，我觉得一个人心怀怎样的境界，眼前的事物也由其心而发。《礼记·经解》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：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。”

“都道是金玉良缘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”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心情如此，我写这篇《那知石上喧》的心情亦如此。



马致远故居

西风古道落秋思

□文图

霜国

因为喜欢独处，也就常常孤独，就有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，这种孤独与多思便令我十分喜欢元代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——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。

读完这首小令后，眼前呈现出的画面就是孤独、凄凉。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的前三句，排列了九个名词。这些名词，描绘出了三幅不同的画面：掉光了叶子的老树，被几根干巴巴的枯藤缠绕着，在秋风中瑟瑟发抖，不知是藤缠树还是树缠藤；黄昏中，一只老鸦呱呱叫着落在枯树上，没有一丝活气；更有那远处即将落下的夕阳下，一匹瘦马在崎岖不平的古道上跋涉，它瘦骨嶙峋、举步维艰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凄凉和孤独。

马致远是元代大都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人。在北京西门头沟区王平镇西落坡村内，有一元代古宅，村民们世代相传这里就是马致远故居。

我选择了下午到访马致远故居。从距离村子最近的地方下车依然走了五六里路，终于在夕阳西下时找到西落坡村。村子在一处缓缓的山脚下，七拐八拐远远就看到了马致远故居。

马致远的生平资料不多。但就我看到的这一处不小的四合院来说，其出身应该算是富裕人家。令我吃惊的是门前的小桥流水。按说，北方的有钱人更喜欢高门大户，大门两边拴马桩、抱鼓石，排排

场场、威风凛凛。而马致远家却偏偏建了一处耳朵大小的小桥，这小桥除了观赏并无实际使用价值。这只能说明马家崇尚读书，爱好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，是书香人家的情调。

西落坡村地处京西要道，古道两旁是老百姓沿街建成的房子。此地草木旺盛、泉水涌流，山上山下处处灌木丛生，枯藤老树触目皆是，老藤缠树自然不足为怪了。

当晚宿在马致远后人开的农家乐中，马家在此地是第一大家。晚饭时，我敲开了主人家的房门。沙发里窝着一位中年男子，看我拿了啤酒，他说天寒，不如喝点白酒，遂默默地为我倒了一杯自家酿的高度酒后，又“葛优躺”在沙发里不做声，样子实在像其祖上——凄冷、孤独，正在秋思的样子。

第二天早起早行。出门不远就是“京西古道”的石碑。沿指示牌，很快就步入崎岖不平的山道。远处丘陵群山连绵起伏，山间里蜿蜒起伏着古道。寒风顺着山间挤进来，令人瑟瑟发抖，加快脚步很快进入纯青石路段，就看到了著名的“蹄窝”。

这么深的蹄窝实在令人震惊。如果是现在，有马匹走在上面，每一匹马都会沿着前马的步子，将蹄子稳稳地落进窝里，因为落在窝外会打滑。

可以想象，在深秋的某一个傍晚，马致远牵着那匹陪伴他的瘦马离开家乡，他在枯藤缠绕的老树下驻足了一会，有晚来归宿的老鸦在叫。他留恋地回头看看，自家的小桥流水默默地为他送行。他叹了口气，望向远方：古道上，络绎不绝的马队在缓缓地攀爬，耳边传来“叮叮咚咚”马脖子上的铃铛声。马致远也牵着他的瘦马踏上古道，在瑟瑟秋风中，奔向远方。